

冬野札记

□ 何长征

冬灌刚结束,一股冷空气便袭入祁连山腹地,气温骤降。

昨日浇灌的玉米地,今早结了一层薄冰,秸秆茬隐约可见,冻结其中。

儿子三步助跑,打着滑蹒,哧溜一声滑进一块空地。落脚之处,发出嚓、嚓、嚓的声音,冰层裂痕迅速向四面延伸,未及碎裂,已大步迈出第二步、第三步,越滑越远……

很快,平静的冰面裂纹纵横。薄而透明的冰层终究抵不过少年不羁的脚步,一脚踏下,冰层破碎,深陷其中,儿子大笑着坐在地埂上摆弄那只泥脚。笑声震落草中隐藏的果子,一粒红丢丢的果实滑落冰面。寒气凝滞的初冬,被青春划开一道裂痕。晨光顺势懒洋洋地铺洒进来,太阳带着大大的光圈,光芒柔和,照穿了远处的薄雾,让远山、村落、大地从朦胧中显现出来。雾色慢慢散开、变淡,天空的蓝也微微透出,气温跟着回升。

冬日的乡野,瘦削、寂静、朴素,却沉郁迷人。清晨望向祁连山,青黛的山

色构成唯美的背景。中国山水中最微妙的青灰、月白、淡茶、赭石等色彩,在这里一一呈现。山色、田野、村落之间的色彩变化虽微乎其微,却不乏丰富的层次,衔接处柔和过渡。放眼望去,眼前自然成景如画。

核桃树枝弯弯曲曲,酸枣的枝丫密密匝匝。灰白色的草垛子高过屋顶,为牛马备足了一个冬天的草料。黑黢黢的柴垛子前,两户人家在炊烟中若隐若现。一条小道边,几棵白杨挺立,灰白色的树梢直挺挺向上,树杈上顶着两个黑黢黢的鸟窝,高低错落。喜鹊刚刚离开,一片青灰色的羽毛飘飘悠悠从空中落下,还带有一丝余温。

几棵无名小树立在田埂边,酱黑色的枝干更显单薄瘦削,但并不孤独。辽阔的田野上,成群的喜鹊、麻雀叽叽喳喳,群起群落。它们在肥堆上点头翘尾,起起落落……轻盈灵巧的身影忙碌而有序,从这边啄到那边,从这个肥堆跳到那个肥堆,从这块地飞到那块地,

忙碌的样子欢愉、幸福。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到了冬日,人们收获完毕,储存了足够的粮食和果蔬。玉米成垛成堆地立在院墙外,高过人头,金灿灿的颜色煞是好看。玉米好种、好养、节水、产量高、用处广,食用、榨油、做饲料都行,是西北大地的好闺女。秋收后,它们是院落中最好的饰品。挂几个在廊檐下、树杈上,或者铺晒一院子,金黄金黄的。白菜、土豆、大葱隐藏在地窖,保鲜防冻。

成群的牛羊藏了厚厚的肥膘,准备过冬。农闲时,牛羊也闲着,走出大门,在村落附近的田野里啃食枯草落叶,吃得心不在焉,这个季节,主人将它们储存了足够多的粮草。也许,牛羊只为出门放放风,散散心,和泥土说说话。秋天水草充沛,牛羊吃得膘肥体壮,以御寒冬。它们的毛也足够厚实,长而密实,好主人这时不会剪羊毛,等到开春再动手。羊群在地里悠闲地踱步,羊妈妈身后,两只出生不久的小羊咩咩叫

着,身上卷曲的毛还不够长,可能有些冷,紧挨着妈妈取暖。

不远处,几垛玉米秆整齐地码放着,是田野最亮眼的一抹色彩。一场雪后,太阳升起,雪花逐渐消融,没化掉的隔夜又结成浮冰。冰碴被干枯的秸秆顶起来,形成一个个小小的鼓包。蹲下身细看,有些浮冰里还印着冰花,细碎如蜡梅、大朵如牡丹、晶莹如水晶。地里的冰花,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想开什么样就开什么样。来到冬日的田野,除了自己呼哧呼哧的呼吸声,脚踩积雪的咯吱声,便是寂静了。

村落不远处的祁连山绵延起伏,初秋时完全青黛色,再后来斑斑,这场大雪后,已完全成了灰白。山色与天色相接,将冬日拉得更长、更远、更静。

严冬,村落上空的袅袅炊烟,像一根根长长的风箏线,牵着远在他乡游子的心,不久,村庄里会出现熟悉的、亲切的、崭新的面孔。

冬日,万物休养,孕育力量。

春节纪事

□ 刘兴国

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呼呼作响。父亲不时用榆木枝拨着灶中的柴火,然后抬头瞅瞅油锅里不停跳跃的麻花,适时地提醒一句:“捞的时间不要长了,焦了难看得很。”父亲对正煎麻花的我说。家乡人称煎麻花为“捞麻花”。

“做慢些。放在案板上皮晾干就熟了。”回过手,他又对弟弟们嘱咐了一句。

三弟在擀面皮,动作麻利,额头沁汗;二弟带着孩子们在搓麻花,时而舒伸,时而轻摆,说着家长里短,谈着收获和遗憾。母亲则将做好的麻花端上灶台上,或将捞好的麻花放入编筐内。

每年春节前我们家都要做麻花,它是一家人满心期盼的相聚时光。光阴流转间流淌着温馨,欢声笑语中洋溢着幸福。

那时每逢春节,父亲总是家里最忙的人。备年货、扫屋顶、清烟囱、磨新面、洗鲤鱼、煎麻花,帮邻里宰猪羊……煎麻花的前两天,父亲一定会抽时间劈柴火。那些或扭曲或开裂的木头横七竖八地堆积在后院的墙根下。若是细的,父亲顺手拎起,放在板凳上,左脚踩稳,右手挥锯,锯成短截;若是粗的,则需就地锯短,然后竖立在地,紧握斧柄,顺着木纹或沿着裂缝,抡臂挥斧,劈为两半或数片。不到一个小时,柴火已整整齐齐靠墙码起。

乡村的男孩子玩的游戏很杂,有时骑大马、斗鸡,有时打三角、吃石子,但春节前最崇尚的游戏当数“打仗”——模仿着电影里的情景,分成敌我双方,一方埋伏好,另一方开始进攻。遗憾的是没有“武器”,机灵的便捡起一支长而直的木棒当“步枪”,射击时双手一前一后,端起木棒,靠近右眼,做瞄准状,口中发出“啾啾啾”的声音就算射击。

一天下午,父亲正给邻居家修椅子,我冲口而出:“爸爸,给我做一把手枪吧!”父亲正用锤子钉钉子,扭头瞅了我一眼,沉吟片刻说:“给你做了,弟弟们也要做。”“那就多做几把嘛。”我急切地请求。

椅子修好后,父亲选了一块杨木板,量量画画,不一会儿,一支手枪的轮廓已画完,我在旁边兴奋地嚷嚷:“太好了!太好了!可惜没

有扳机!”父亲便拿起铅笔在扳机位置画了一个直径约一厘米的圆,然后拎起小锯沿着线小心地锯着,残料一片片滚落。我则盯着渐渐成形的手枪喜上眉梢,伸手指。父亲递过棱角分明的锥形说:“试一下,大小咋样?”我一把抢过,转身就跑,父亲急忙拽住我:“还没好呢。”然后接过木枪平放在板凳上,拿起长柄手钻,钻尖抵住扳机处的圆心,双手用力旋转,一圈圈木屑如蠕动的白色蚯蚓从钻头处爬出来,钻头越进越深,只听“嗤”的一声,扳机处已开一个圆孔,可穿食指。我早已心痒难耐,可父亲却又拿来木钻,对准棱角来回拉动,那原本粗拙难看的形体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起来。父亲将木枪打磨好后递给我,我捧着木枪抚摸着,如同抚摸温婉的美玉。

第二天下午,弟弟们也拥有了自己的“手枪”,我们成了“手枪队”。

除夕的下午,开始贴对联,放鞭炮。父亲将抹匀了糨糊的对联交给我与弟弟,我抓住对联的上端,弟弟抓住下端,贴近门边。父亲则站在三米外,指挥着我们调整对联的位置,一声“好了”,让我与弟弟把对联贴在门上,也将激荡的喜悦与蓬勃的憧憬贴在心头。

贴好对联,父亲将一串紫红的鞭炮铺展在大门前,我与弟弟手握“木枪”静候在数米外,只见父亲划着一根火柴,将火苗慢慢靠近鞭炮的燃线,“嗤嗤”声响起,父亲迅速后撤,接着一连串的“叭叭叭”声扑入耳中,震上门楣,冲向空中,引燃了左邻右舍孩子的欢腾。

鲜红的对联,紫红的鞭炮,渲染了整个沸腾热烈的春节。……

麻花煎完了,我们嚷嚷着要去买烟花,父亲搓了搓皱纹纵横的双颊说:“走,我带你们去村里的小卖部。”

挑起门帘,院里落了薄薄的一层雪,几只麻雀在廊檐下觅食。父亲带着我们和几个孙子向村口走去,雪地上留下一串串脚印,大脚印沉稳,小脚印跳脱……

其实,春节不也是年轮留下的一串串脚印吗?这串脚印从岁月深处走来,又迈向充满遐想的未来……

融融春光

□ 郑万明

腊月的一场雪

下深了村巷。一大早乡亲们忙着扫雪给那些外出打拼的孩子扫出一条温暖的回家之路

他们从乌鲁木齐 西宁 兰州 北京 上海 东莞 深圳 纷纷赶来。像归巢的鸟儿带着方言和乡愁

赶集 办年货 杀年猪 乡村喧闹得很

雪花扑打着红灯笼 开心的孩子 用一串串笑声 敲开新春之门

那些回不了乡的游子 寄来糖果 茶叶 海鲜 和深深的牵挂

乡村腊月的底色 被早春的晨光 越擦越亮

麦浪

□ 卢晨晖

脚步轻了再轻

鞋底还是沾满了泥土 我似乎听见了麦穗拔节的脆响 夕阳把麦芒镀成金簪 归鸟的翅尖划破暮色 我发现裤脚已沾满细碎的麦香 走过的地方 留下一串发亮的脚印 在晚风里 激起了喜悦的涟漪

二

齐腰深的麦浪漫过膝盖 我听见自己的影子 碎成了鳞片 饱满的颗粒擦过皮肤 留下痒酥酥的轻吻 阳光把蜜酿进了麦壳 气息里都是甜味 我伸手触碰最沉的那一穗的时候 整个田野都摇晃起来了 远处的田埂正在消失 我成了麦海里游动的一尾鲤鱼 尾鳍扫过的地方 翻起满垄哗啦啦的笑声

回家过年

□ 秦克云

嘹亮的唢呐声在黄土高坡响起 陇东人积攒了一年的情感 都随着飞扬的雪花在广袤的大塬上 荡漾

庄户里娶亲嫁女的场面 杀猪宰羊办年时的情境 点亮出门在外游子的思绪 于是,回家过年的念头穿透了心扉

回家过年 回到了久违的阳坡湾 站在新年的门槛上 浓浓的祝福声中 不经意的回眸 转院社火铿锵的锣鼓声已敲响新一年的目标

大寒

□ 毛韶子

走近这个日子 便是二十四个音符跳跃中的亮点 用酷寒作了一年的总结 而新的萌芽却涌动着温暖 冬去春来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山鸡的身影如火苗 用嘎嘎嘎的叫声 点燃新生的每一个愿望 用藏在一片雪花中的柔软 褪去蒿草留下的灰暗 坡上的粒粒绿芽 是划过天空洒下的鸟鸣 用针芽叙述 一条路延伸中的希冀

踏雪赏岩画

□ 向国忠

伴着初冬的第一场雪,我们去青崖子看岩画。

戈壁与雪山映衬,构成了一幅雄浑壮阔的自然画卷。千百年间,风雨以大地当纸,在阿尔金山下雕琢出青崖子的沟沟坎坎,先民以石为绢,在一块块岩石上镌刻着古老的文明史诗。岩画主要分布在青崖子沟西岸山坡上,尤其在一片高逾8米、宽约6米的青黑色岩石上最为集中。骆驼、牦牛、盘羊、马匹等大量的动物在这里呈现,规模宏大的围猎、放牧、舞蹈场面在这里定格,还有许多原始的部落符号在此保留。

这些岩壁上的古老印记,始终顽强地抵抗着岁月的侵蚀,守护着往昔的时光。请让我从岩画里牵出一匹白马,蹄声轻振,去寻找几千年前的晨光。瞧,雪豹在威风凛凛中尽显王者之尊,神态威严令人敬畏,而那微微上扬的嘴角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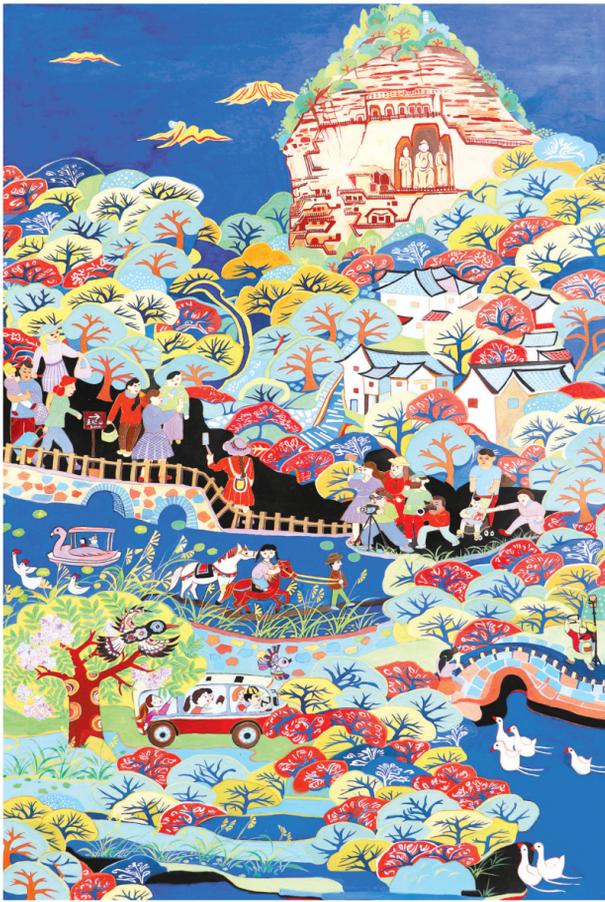
又流露着几多可爱,让人看着既亲切又充满力量。它是先民眼中的土地守护者,更是生存的伙伴;再看这群灵动的鹿,鹿角舒展,四肢纤长,或奔跑,或休息,回首中饱含深情,昂首间动感十足,抽象的符号中回荡着勃勃生机,斑驳的线条里飘逸着和谐之美。这是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许,也是远古时代青崖子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水草丰美,悠然自得。狩猎是先民们主要的生存方式,画面中,他们身材魁梧,目光坚定,有人手持石矛奋力追赶奔跑的盘羊、鹿,有人持弓隐入草丛准备伏击。简洁流畅的线条、轮廓清晰的画面,生与死、动与静,寥寥几笔,在不经意间就将先民们的日常生活刻画得形象逼真,也生动展现了他们的力量与智慧。

这里曾是游牧民族骑马射箭的地方,也是先民们的生存故乡和精神家园,

他们的身影并不遥远,他们的歌声依旧悠扬。我曾在暮色中看到牧羊人骑马回家的场景,夕阳拉开一张张红色的大幕,剪影在暮色中渐渐凝固成粗犷的线条。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有人发现了距今约三千年的“商队图”、有人发现了“姑娘追”的浪漫……两千年,三千年,还是五千年,风剥雨蚀,斑斑驳驳,每一笔凿痕,每一道线条,都像是先民无声的语言,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故事。据资料记载,历史上先后有乌孙、月氏等民族在这里游牧。他们在闲散的时间里,拿起坚硬的石块,顺着岁月的风,在平展的山背上笨拙地敲击着。敲击着俊秀的马,敲击着围猎的羊,敲击着欢快的舞蹈,敲击着美丽的图案……日子裹着草香,他们把充裕的时光凿刻进了岩石,把如火如荼的生活凿刻进了岩石,也把自己的历史留在

了这片土地上。历经数千年风吹雨打,轮廓依旧清晰,为我们今天研究游牧民族的文化、历史提供了最真实的资料。

专家学者一次次踏入这片苍凉的山谷,仔细辨认那些久远的刻痕,试图对图案的内容作出准确的判断:是一个抽象的图腾图案,是人间的爱情密码,还是牧羊人的记事方式?而我更愿意静静地坐在岩石前,展开属于文学的想象。我可能是几千年前的一粒沙,一缕风,一滴雨,吹拂着陡峭的山崖,滋润着青青的牧草。抑或是几千年前的一只羊,一匹马,还有可能是那个孤独的牧羊人,站在这里看山,听风,赏明月。我在青崖子的山巅,奔跑,跳跃,呐喊,我要把震撼灵魂的生命诗章铸进大地的脊梁。盘羊的犄角挑破苍穹,舞者的身姿破岩而出。阳光美好,岩画让时光以另一种方式永恒,简约稚嫩。



多彩麦积山[农民画] 丁芳

百花

第 3369 期

本版联系电话:
0931-8159106
投稿邮箱:
gbbaih@126.com